

插图典藏本

绿山墙的安妮

[加]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Lucy Maud Montgomery) 著

姚锦镛 译

绿山墙的安妮

[加]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Lucy Maud Montgomery) 著

姚锦镕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加)蒙哥马利著;姚锦镕译.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5. 8

(插图典藏本)

ISBN 978-7-5146-1161-8

I. ①绿… II. ①蒙… ②姚…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4526 号

绿山墙的安妮 [加]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著 姚锦镕 译

出版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张文杰

编辑助理: 王 坤

插图: 睿达点石插画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开 本: 32 开(880mm×1230mm)

印 张: 9.75

字 数: 25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定 价: 31.00 元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359

发 行 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译本序



绿山墙的安妮

《绿山墙的安妮》是一首优美的田园诗，更是一曲展示人性真、善、美的颂歌。

故事发生在加拿大偏僻的农村阿丰利的一所叫绿山墙的农家。农家的主人是一对独身的卡思伯特兄妹，哥哥叫马修，妹妹叫玛丽拉。由于年事日高，他俩想从孤儿院收养一名男孩，既可为这寂寞的农家增添生活的乐趣，也多一名帮手，以减轻马修的负担。可是阴差阳错，人家给他们带来的是一个小姑娘——安妮。绿山墙的这位新成员长着一头红头发，满脸的雀斑。她虽然从小失去父母，经历种种生活磨难，却生性活泼乐观，极富想象力，她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原本闭塞的绿山墙；她的善良和率真博得了同学和乡亲真挚的友情和关爱；她聪明而勤奋，凭着自己的不懈努力顺利地考取女王学院，一年后不但取得一级教师证书，还获得大学奖学金。但她不忍失去与之朝夕相处温馨亲切的绿山墙，更为了照顾为自己付出心血而形单影只的玛丽拉，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大学深造的大好机会。即使“她脚下的小路是狭窄的，她知道，这一路上仍然开放着恬静的幸福之花。真诚的工作带来的欢乐，有价值的追求，志趣相投的友情都将属于她。任何东西都无法夺走她那与生俱来的想象权利和梦幻的理想世界。总有峰回路转之时”。

安妮最突出的特点是坚强的生命力。她爱幻想，处处闪烁着爱和梦想的火花，少年儿童最普遍的性格特征在她身上得到最鲜明的体现。她善于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汲取无穷的乐趣，在平凡中发现绚丽的人性美和自然美。一个普普通通的湖，在她的眼中，成了“闪光的湖”，一个小池塘被她称为“柳池”，一株开花的树，她认



为那是“白雪王后”……当然，她的幻想也给她带来烦恼，甚至痛苦，闯了祸，闹出不少笑话。安妮之所以爱想象，是因为她不安于平庸的生活，是她追求美的率真表现，是她的善良本性的流露。她爱自然，尽情领略生命的乐趣。

安妮另一个令人感动的地方是她的善良，这种善良源自她天性的纯净。她的生命是一条虽然激荡却依然澄澈的溪流，仿佛直接从源头涌出，既积蓄了很大的能量，又尚未受到任何污染。她的善良实际上是一种感恩，是享受生命而产生的对生命的感激之情。怀着这种感激之情，她善待一切帮助过她乃至伤害过她的人，也善待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是一种来自本真的善良。

作者在《绿山墙的安妮》中除了浓墨重彩地揭示安妮那美丽而善良的心灵之外，还塑造出多个性格鲜明生动的人物。他们对安妮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绿山墙的主人马修和玛丽拉。这两兄妹性格迥异，但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他俩具有劳动人民特有的朴实真诚，对安妮关怀备至，但方法截然不同：马修是安妮忧乐的倾诉者和忠实的听众，他与安妮的情感息息相通。可以说没有马修，就没有绿山墙的安妮。玛丽拉也深深关爱这位乐天的的小姑娘，但她的爱只默默地表现在行动上，不但忌讳在言语上流露出来，而且表面看来对安妮有时还过于挑剔和严厉。如果说马修兄妹在物质上保证了安妮的成长，那么牧师妻子阿伦太太和斯塔西小姐是在精神上对安妮予以指导和影响，她们的言行几乎成了安妮前进道路上的榜样。

本书作者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1874 年生于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的克利夫顿（现在的新伦敦）。两岁时，母亲克拉拉·伍尔纳·麦克内尔·蒙哥马利死于肺结核，作为商人的父亲休·约翰·蒙哥马利不久便再婚并搬离了爱德华王子岛，后定居于加拿大的西部地区，小露西则交由外祖父母抚养。露西从小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在卡文迪许村一所老式的四周都是苹果园的农舍里，参与各种农活，



绿山墙的安妮

接受着外祖父母严厉和无情的教育。所幸，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最美丽的省份之一，它培育了小露西对大自然的终身热爱，这一点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强烈的诗意表现。自幼喜爱文学的她，九岁时开始写诗，十五岁时一篇作文获全加作文竞赛三等奖，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诗。1902年，在外多年的露西为了照顾外祖母，再度回到卡文迪，在这段时间开始写下她的第一部著作——《绿山墙的安妮》。这部处女作在遭到五次退稿后，终于在1908年被美国波士顿的佩奇出版社慧眼相中，并一跃成为畅销书，一年中重印6次，第二年英国版也印刷了15次。此后屡销不衰，几乎成了欧美家喻户晓的作品。小说问世百年被译成50多种文字。

《绿山墙的安妮》俘虏了众多女孩的心，千万崇拜者的信如雪片般飞到爱德华王子岛的女作家家里，希望知道“小安妮后来怎么样了？”有趣的是，大文豪马克·吐温也给露西写信，说安妮的故事为他凄凉的晚年苦境带来了光明。他激动且快乐地写道：“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在读者的鼓励和支持下，露西认真地一本一本地把安妮的故事写成了系列。除《绿山墙的安妮》外，还包括了《阿丰利安妮》《小岛安妮》《风吹白杨的安妮》《梦中小屋的安妮》《温馨壁炉山庄的安妮》等八部小说，分别描述了不同时期安妮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历程。

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露西，除了负责一切家务事外，还担当起牧师太太的所有“社会工作”，如主日学校、圣诞演出、与各种各样的人谈心……在忙碌操劳的漫长岁月里，她每天还坚持挤出几个小时来阅读与写作，一辈子耕耘硕果累累，共创作了20多部长篇小说以及许多短篇小说、诗歌、自传，还有十卷尚未出齐的私人日记。包括没有被出版的作品在内，露西一生的著作总共超过500部。

2013年姚锦镔于杭州



主要人物介绍

安妮·雪莉——简称安妮，本书主人公，出场时 11 岁，一个自幼父母双亡的小姑娘，被不同人家收养过，最后终被马修兄妹收养。热爱自然，喜欢幻想，倾诉欲望强烈，闹出不少笑话。为人善良、勤劳、率真。

马修·卡思伯特——简称马修，农场主人，五十多岁，终生未婚，为人勤劳朴实，性格内向，不爱说话。

玛丽拉·卡思伯特——简称玛丽拉，马修的妹妹，与哥哥一起生活，主要负责安妮的教育工作，非常严厉，但心地善良。

戴安娜·芭里——简称戴安娜，安妮最好的朋友、同学，长相漂亮，心地善良，与安妮形影不离。

约瑟芬·芭里——也称约瑟芬老姑奶奶，戴安娜父亲的姑妈，自己没有孩子，因此十分喜欢调皮可爱的安妮。在城里有一座豪宅，曾经邀请安妮去度假。

雷切尔·林德——即林德夫人、林德太太，热心肠，爱管闲事，最开始讨厌莽撞的安妮，后来十分喜欢可爱的安妮。

菲力普斯——男教师，曾经羞辱安妮的几何学得很烂，后来离开了学校。

斯塔西——女教师，顶替菲力普斯的职位而来，对待安妮非常和善，是安妮的启蒙老师。

阿伦太太——牧师妻子，既漂亮又善良，安妮十分喜欢她，两



人亦师亦友。

吉尔伯特·布莱思——安妮的男同学，因为一开始嘲笑安妮的红头发，两人结怨，吉尔伯特几次道歉都没能得到安妮的原谅，但最终两人冰释前嫌，成为朋友。

乔西·派伊——安妮的女同学，是安妮的“死对头”，为人自私，经常嘲笑安妮，但安妮一直没有放弃，试图和她成为朋友。

格蒂——乔西·派伊的姐姐。

汤米·斯隆——安妮的男同学。

蒂莉·博尔特——安妮的女同学，是林德太太的孩子。

查利·斯隆——安妮的男同学。

卡莉·斯隆——安妮的女同学。



目 录

第一章	雷切尔·林德太太吃了一惊	1
第二章	马修·卡思伯特吃了一惊	9
第三章	玛丽拉·卡思伯特吃了一惊	23
第四章	绿山墙的早晨	30
第五章	安妮的身世	37
第六章	玛丽拉痛下决心	43
第七章	安妮做祷告	49
第八章	着手调教安妮	54
第九章	雷切尔·林德太太吓坏了	62
第十章	安妮认错	70
第十一章	主日学校印象	77
第十二章	山盟海誓	82
第十三章	期盼中的喜悦	89
第十四章	安妮招认	94
第十五章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	104
第十六章	戴安娜醉酒	118
第十七章	新的生活乐趣	129
第十八章	安妮出手相救	136
第十九章	乐极生悲	146



第二十章	绚丽想象结出来的苦果	159
第二十一章	香精风波	165
第二十二章	安妮应邀吃茶点	175
第二十三章	事关荣誉	179
第二十四章	师生音乐会	187
第二十五章	马修坚持做灯笼袖	192
第二十六章	成立了故事俱乐部	202
第二十七章	虚荣心的报复	209
第二十八章	蒙难的百合少女	216
第二十九章	值得纪念的日子	225
第三十章	成立了“女王班”	233
第三十一章	小溪和江河汇合处	244
第三十二章	发榜了	250
第三十三章	酒店音乐会	257
第三十四章	女王学院的女生	267
第三十五章	女王学院的冬天	274
第三十六章	荣誉与梦想	279
第三十七章	收获者的名字叫死亡	285
第三十八章	峰回路转	293



第一章 雷切尔·林德太太吃了一惊

雷切尔·林德太太住在一座小山谷里。一条大道蜿蜒而下斜穿过山谷，路两旁密密地长着桤树，树上果实累累，活像女人头上的耳坠。一条小溪横穿过路面。小溪发源自远处古老的卡思伯特家的树林。小溪的上游流经树林时，蜿蜒起伏，急流汹涌，水潭、瀑布幽深神秘，颇具特色。可是小溪到了林德太太所住的山谷时，已变成水平流缓、循规蹈矩的小河了。这是因为任你是什么事物，若不顾及一定的体面和礼节，是通不过雷切尔·林德太太家门的，即使是小溪也不例外。小溪之所以这般规规矩矩也许是它也意识到，这时候雷切尔·林德太太就坐在窗前，目光紧紧注视着窗外经过的一切，不论是小溪，还是过来的小孩，一概都不放过。要是见到有什么怪异或觉得不对劲儿的事物，她非要盘根问底，搞它个水落石出不可，否则绝不罢休。

阿丰利村里村外有许多人，他们对左邻右舍的事盯得紧紧的，可对自己村里的事却不顾不问，而雷切尔·林德太太跟那些大能人一样，不但自家的事能安排得顺顺当当，他人的事也处理得妥妥帖帖。她是位了不起的家庭主妇。她有忙不完的活，而且都干得十分出色。村里缝缝补补的事她要“管”，主日学校她也要插一手。她是教会劝助会和外国布道后援团最有力的支持者。可是即使这般忙碌，她还有充裕的时间坐在厨房的窗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不停地缝着棉被——据阿丰利主妇说，她已缝了十六条这样的被子，说这话时她们的声音充满了敬畏——而两眼紧盯着那条穿过山谷、



蜿蜒而上远处陡峭红色山坡的大道。由于阿丰利地处一个小三角形半岛上，伸入圣劳伦斯湾，两面临水，但凡出入该地的人无不经过这条山道，谁也逃不过雷切尔太太那双藏而不露的火眼金睛。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她又坐在那儿了。暖洋洋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亮堂堂的。房子下方斜坡上的果园盛开着白中透着粉红色的花儿，那是新娘脸颊的一抹红晕，花上成群结队的蜜蜂在嗡嗡叫着。托马斯·林德——阿丰利的人管他叫“雷切尔·林德的男人”——是位温顺而矮小的男子，正在牲口棚后山坡地里播种萝卜籽儿。这时候马修·卡思伯特也该在远处的绿山墙外那一片溪边的红色地里播种自己的萝卜籽儿吧。因为头天晚上，她听他在卡莫迪那边的威廉·J. 布莱尔的店里对彼得·莫里森说过：第二天下午他要播种萝卜籽儿了。彼得自然是事先问过马修·卡思伯特的，因为马修·卡思伯特这辈子从未主动跟人说事。

这一天正是大忙的日子，可马修·卡思伯特却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跑到这儿来了。你看他不慌不忙地驾着车穿过山谷，往山坡上来呢。更何况他还戴上一条白领子，穿上一套最好的衣服，这一切明显表明他要离开阿丰利外出了。他赶着栗色母马拉的轻便马车，显而易见，他这是要出远门了。可马修·卡思伯特这是上哪儿去呢？干吗去呢？

要是换了阿丰利村别的什么人，而不是马修·卡思伯特，雷切尔·林德太太凭着自己的机灵劲儿，把事物彼此联系起来，上述两个疑问一猜就准。可是马修这人一向就难得外出，这一次准有什么紧迫而不寻常的事逼着他去办。说来世上数他最羞怯，他就是不愿在陌生人的圈子里出入，不愿到可能与人搭讪的地方去。马修既然戴上了白领子，赶着马车，准是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了。雷切尔太太苦思冥想起来，可就是想不出来，一个下午的兴致就这样被一扫而光了。

“吃过茶点我就去绿山墙，问问玛丽拉，他这是上哪儿去，干



吗去，”这位可敬的女人终于打定了主意，“一般说来，一年中这样大忙的日子里他是绝不会上镇上去的，也不会走门串户的；要是他的萝卜籽儿用光了，他也用不着戴着白领子，穿上最好的衣服，驾着马车去添购；他不紧不慢地驾着车，不像是去请大夫；他这一趟外出说明昨晚一准是发生什么事了。我这下可给彻底搞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搞它个水落石出，弄清是什么事使得马修·卡思伯特今天离开阿丰利，我的心就得不到片刻的安宁，良心也会不安的。”

于是，吃过茶点，雷切尔太太就出门了。这一段路不长，卡思伯特家就在大道的那一边，离雷切尔太太居住的山谷不到四分之一英里。那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四周草木丛生，果树成片。说实在的，那段小路走起来倒觉得挺远的。马修·卡思伯特的父亲跟马修一样，也是个羞怯而不爱说话的主儿，想当年修建这所宅子时，他想方设法地尽量不跟乡亲往来，便把房子远远地建到林子里去。绿山墙就建在开辟出来的土地的边缘，时至今日，从大道上几乎看不到房子的踪影。而阿丰利其他居民的房子都一户挨着一户建在大道两边。雷切尔·林德太太认为，卡思伯特家住在这样的地方过的日子简直算不上是生活。

“那只能算是待在那儿，”她脚下的小道留有深深的车辙印，小草青青，两旁长着野玫瑰丛。她边走边说道，“独自待在这样偏僻的地方，马修和玛丽拉两个人有点怪怪的也就不足为奇了。树木可不是什么好伙伴，不过老天知道，要是树木果真是好伙伴，那倒是有很多。我宁愿多观察观察人。说实在的，他们看来还挺心满意足。不过据我猜，他们多半是习以为常了。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时间久了都会习以为常的，那个爱尔兰人说什么来着：即使是被吊起来，久了也会习惯的。”

雷切尔太太想着想着，不觉离开了小路，进入绿山墙的后院。院子的一边长着一棵棵年长的柳树，另一边是古板的伦巴第树，整



个院子整洁干净，绿意盎然。丝毫见不到散落的树枝或碎石子儿，不然的话是逃不过雷切尔太太那双眼睛的。她暗自思量，认为玛丽拉打扫起院子来，其勤快的程度不亚于她打扫房子。即使在那儿吃上一顿饭，地上也一尘不染。

雷切尔太太轻轻地敲了敲厨房的门，得到允许后走了进去。绿山墙的厨房可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确切地说，要不是整理得过于干净，看起来简直就是一间空着不用的客厅，那是何等的赏心悦目。厨房的窗子都是朝东或朝西开的，朝西的那扇对着后院，一束六月里柔和的阳光从窗口直射进来。从朝东的那扇窗子望出去，一眼就看到果园左边一株株开着雪白花朵的樱桃树，以及小溪边山谷下摇曳生姿的修长的桦树。这窗子上方垂挂着虬枝盘结的葡萄藤，把窗口染成一片翠绿。玛丽拉·卡思伯特要坐就坐在这窗前，她对阳光有点儿信不过，似乎在这世道，阳光太轻佻和太不负责任了，而现今的世道应该是要认真对待的。这时候她就坐在这儿，做着针线活，身后的桌上摆着晚餐要吃的饭菜。

雷切尔太太刚好关好房门，就把桌上的东西看了一遍，牢牢印在脑海中。只见桌子上放着三只碟子，足见玛丽拉在等马修跟另一个人来吃晚饭。但碟子里只是一些酸苹果酱和饼子一类的家常食品，看来来人并非是什么特殊人物。可马修戴上白领子，套上那匹栗色的母马又为的是哪般？雷切尔太太面对着静悄悄而平静的绿山墙里这些不寻常的蹊跷事，百思不得其解。

“晚上好，雷切尔，”玛丽拉欢快地说，“今儿晚上真好，是不是？请坐吧，家里人可好？”

玛丽拉·卡思伯特和雷切尔太太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只能用“友好”俩字来形容，虽然两人之间存有差异，但也许正因为存在差异，才能保持住这种友谊。

玛丽拉长得高高的、瘦瘦的。她棱角分明，却缺少女性的曲线，乌黑的头发已染上些许白霜，用两只金属发夹牢牢地盘在脑后，很



是令人注目。看上去她是个阅历不深且古板的女子，事实上确是这样，不过，如果她的嘴巴四周的线条稍微缓和些，那古板的神色就可改观，也许会被认为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我们家里人都挺好，”雷切尔太太答道，“可是今天看见马修出门，我倒是担心你的身体哩。我还以为他是去请大夫了。”

玛丽拉会心地一笑。她已料到雷切尔太太准会过来的。她知道，马修这样非同寻常地外出，必然会引起这位芳邻的好奇心。

“哦，不，我身体好好的，只是昨天头痛得挺厉害。”她说，“马修是到布赖特河那边去。我们要从新瓦斯科舍的一家孤儿院领回一个小男孩，他坐今晚的火车来。”

要是玛丽拉说，马修去布赖特河车站去接一只来自澳大利亚的袋鼠，雷切尔太太也不会更惊讶了。她足足呆了五秒钟说不出一个字来。玛丽拉绝不会寻她的开心，可雷切尔太太还是差点儿认为是在寻她的开心。

“你这话可是认真的，玛丽拉？”她回过神来，问道。

“是这回事，当然是。”玛丽拉答道，听那口气仿佛从新瓦斯科舍孤儿院领回男孩是阿丰利每个治理有方的农家春季寻常的活儿，而不是什么前所未闻的新鲜事。

雷切尔太太感到自己的精神受到严重的震撼。她思考着，满脑子是惊叹号。一个男孩！不是别人，是玛丽拉和马修·卡思伯特领养一个男孩！孤儿院领回的！这不是天翻地覆了吗！此后再也没有什么事让她吃惊了！再也不会有了！

“你脑子里怎么会出现这么个主意？”她说，听口气她很个赞成。

事先没请教她，讨个主意，就干出这样的事来，她自然是不赞成的。

“说起来我们寻思好一阵子了——实际上，整整一个冬天我们都琢磨着这事。”玛丽拉答道，“圣诞节前，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



有一天上这儿来，她说打算春天到霍普敦的孤儿院去领养一个小女孩。她的表妹就住在那儿。斯潘塞太太去看过她，对那边的情况很熟悉。之后马修和我时不时就说起这事。我们想领个男孩。眼看着马修的岁数一年年大了。你知道，他都六十岁了，手脚再不像从前那样灵便了。他的心脏折磨得他好苦。你也知道，雇人来帮忙该有多难。除了那些个笨头笨脑的未成年的法国小男孩，谁也请不动。可是当你真的让法国男孩跟你干活儿，教他些本领，一旦他翅膀硬了，不是跑到龙虾罐头厂去，就是到美国去了。开始时马修建议领个巴纳多孩子，我一口反对。‘这样的孩子也许都挺不错——我可没说他们不行——伦敦街头的那些流浪儿可不合我的意，’我说，‘要领起码领个本地的孩子。不论我们领来个什么样的孩子，到底都是件冒风险的事。不过我觉得，领个加拿大的孩子心里踏实些，晚上也睡得安稳些。’所以最后我们决定请斯潘塞太太领她的女孩时帮我们也挑一个回来。上星期听她说要去那边了，就让住在卡莫迪的人为我们捎个信给理查德·斯潘塞太太，请她为我们捎带个十岁到十一岁的机灵而又可靠的男孩来。我们认为这样岁数的孩子最适合——这样的岁数不算太小，能派上用场，干点杂活什么的；也算不上太大，可以调教调教。我们打算让他有个家，还要送他去读书。今天我们收到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的电报——邮差从车站捎来的——说他们坐今晚五点半的火车到，所以马修去布赖特河车站去接他们。斯潘塞太太会把那孩子留在那儿。她自己呢，自然继续坐车去白沙站。”

雷切尔太太一向为能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感到得意。眼下，她的精神状态已调整好了，足以适应这个惊人的消息，她又能发表自己的高见了。

“我说，玛丽拉，我这就直截了当地跟你说吧，我认为你这是在干一件天大的傻事——一件冒风险的事。你不知道这会闹出什么结果来。你要把一个陌生的孩子领到家里来，可你对他的情况一无



所知。不了解他的性情，也不了解他有怎么样的父母，他将来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心里也没有底。不是吗，上星期我在报上看到，岛的西部，就有一对夫妻从孤儿院领回一个男孩，半夜里那孩子放火烧了这家人的房子——是有意放的火，玛丽拉——趁他们睡着的时候差点没把他们烧成了灰。我还知道另一件事。一个领养来的孩子有吸生鸡蛋的恶习——他们没法让他改掉这习惯。要是你事前问我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可你没问，玛丽拉——我的回答是，老天有眼，这种事想也别想。”

这番安慰的话只能给对方带来痛苦，但玛丽拉听了既不感到生气，也没被吓住。她继续不紧不忙地编织着毛线。

“我不否认，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雷切尔。我自己也有过顾虑。可马修是铁了心的。我看得出来，所以就让步了。马修很少对什么事会这样固执，他一旦打定主意，那就得我来让步。说到冒险，人在世上，哪有不冒风险的？自己生儿育女也有风险——一旦遇到风险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哩。再说新瓦斯科舍离这个岛近得很。我们又不是从英国、美国领养孩子。他跟我们不会有太大不同的。”

“那好，但愿会有个好结果，”从雷切尔太太说这话的口气看出，她显然对这事心存怀疑。“要是那孩子日后放火烧了绿山墙，或是往井里投毒，到时候你可别说我没警告过你。我就听说在新布伦瑞克一个从孤儿院领回的孩子干过往井里投毒的事，结果这一家人全都受尽折磨丢了性命。只是我说的这件事是个小女孩干的。”

“我们领回来的可不是女孩。”玛丽拉说道，仿佛往井里投毒完全是女孩干的好事，说到男孩，那就用不着操这份心了。“我压根儿就没想领养个女孩。我就闹不明白，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干吗要这么干。不过，她这人，就是要领养整个孤儿院的孩子，也会说干就干，毫不退缩的。”

雷切尔太太原想要等到马修把那孤儿带回家再走，可一想到至